

Mary 暴风玛丽

[法] 阿兰·叙尔热/著

何立/译

三只大船去远航
第一只前往圣-马洛
第二只要到马拉开波
最后一只去圣地亚哥……

玛丽睡着了。玛丽死了。
关于她的传说开始四处蔓延…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暴风玛丽

[法] 阿兰·叙尔热 / 著
何立 / 译

*Mary
tempête.*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Mary Tempête by Alain Surget

© Éditions Flammarion, 2007

This copy in Simplified Chinese can only be distributed and
sold in PR China, no right for Hong Kong, Taiwan and Macau.

Text translated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© **PEOPLE'S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**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风玛丽/(法)叙尔热著;何立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.

ISBN 978-7-02-007826-4

I. 暴… II. ①叙…②何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I 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0328号

责任编辑:黄凌霞
装帧设计:刘静
责任印制:李博

暴风玛丽

[法]阿兰·叙尔热 著
何立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94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1/32 印张8.375 插页1

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826-4 定价1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

第一部 男孩玛丽

第 1 章	母狼之女	3
第 2 章	威利	9
第 3 章	永别了, 玛丽!	16
第 4 章	绞索..... ..	26
第 5 章与鲜血	33
第 6 章	某个星期三, 玛丽	41
第 7 章	谢佩岛来的无赖	50
第 8 章	魔鬼的牌	58

第二部 玛丽与战争

第 9 章	在“黑影号”上	69
第 10 章	米诺尔克岛	78
第 11 章	弗朗德勒的新兵	86
第 12 章	美男子乔斯	95
第 13 章	子弹与婚戒	102
第 14 章	“三只马蹄铁”旅馆	108

第三部 海盗玛丽

第 15 章	“罗森达尔号”上的三只土豆	121
第 16 章	海神的愤怒	128
第 17 章	在海雾的背后	135
第 18 章	海盗王国	142
第 19 章	金斯顿	149
第 20 章	在“猩红章鱼”酒馆	157
第 21 章	乌木	167
第 22 章	逃亡奴隶!	174
第 23 章	甲板之花	183
第 24 章	从“珍珠号”到“无情号”	195
第 25 章	在大赦令的阴影下	208
第 26 章	木匠马修	220
第 27 章	第三次变成玛丽	229
第 28 章	海盗猎手	242
第 29 章	罪人!	250

第一部

男孩玛丽

1698年，英格兰，泰晤士河口处的谢佩岛上

第 1 章

母 狼 之 女

玛丽伫立在大海边上。

她的臂弯里躺着洋娃娃。这个破布头缝成的娃娃是一位头戴黑色三角帽的男人送的。她的小手里还捏着一块扁扁的石头。石头的棱角很尖，当小姑娘用力攥紧石头时，手掌被扎得生疼。可是为了忘记刺骨的寒风，小玛丽需要感到疼痛。

六岁的她望着大海。海面上涛声轰鸣，波浪汹涌，海浪一阵又一阵地冲向海滩，海水没过了正在采摘海带的人们的大腿。

突然，小姑娘的脸上绽放出一丝明媚的笑容。

“他回来了！”她冲着娃娃嚷道，“威利打发我到海边来，让我帮他好好盯着海上，他说中啦。”

一艘白色的帆船正乘风破浪而来。它像一只巨大的，陡然从空中冲下的海鸥，一下子冒了出来。玛丽再也看不见海面上其他东西了，眼里只有这艘大船。那些渔船简直还没有麻雀大嘛，她连看都不想看！玛丽的目光越过摘海带的人，越过他们赶的牛车，坚定地落在正驶近港口的那艘三桅战舰的白帆上。

“爸爸终于回来了，”她深深吸了几口气，“爸爸回来了！爸爸就在那只船上！”她欢叫起来，招呼周围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份令她激动得就要喘不过气来的幸福。

有人转过头来看看小姑娘，她雀跃着，又叫又喊，连话都说不连贯。

“你搞错啦，”一个女人捋捋头发，对她说，“约翰·达文走的时候，搭的是只做买卖的船，可这是只回伦敦的军舰啊。”

玛丽听都不想听。这只船，就是她等了好久的那只船，就是把她爸爸带回来的船！其他人都看错了，他们一直只知道盯着地面，根本就不会抬眼望望别处，也不会把眼睛转向太阳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就是爸爸回来了！”她扯着嗓子喊，握紧了拳头。

“闭嘴吧你！你爹死了好久啦。”

玛丽就是不听。她欢呼着父亲的归来，呼呼作响的风里夹杂着清脆的声音。男人们耸了耸肩，女人们则弯下腰接着干活，把长长的，像褐色海蛇一样的海带装上小车。玛丽的快乐变成了满腔怒火。怎么回事？爸爸走了那么多年终于回家了，这些人竟然就这种反应？小姑娘恨不得冲着他们破口大骂。她皱着眉，声嘶力竭地嚷道：

“你们骗人！眼红了吧！你们这些个……这些个……这些个猪猡！”

一个男人直起身来。他实在受不了这个乱叫乱嚷的小东西了。

“你爹给大海吞掉啦！”他伸出两只手，模仿一张大嘴突然闭上似的猛地一合，“他搭的那只船从来就没有到它要去的地方。不是暴风雨的时候沉了，就是被海盗抢了。”

“你说的不是真的！”玛丽顶了回去，“他坐的那只船，就在那

儿!”她一字一顿地说，一边用手指着那艘正向岸边驶来的帆船，“它马上就靠岸了，就要把我爸爸送回来了。”

她奔向大海，冲进海里，直至海水漫过膝盖。她相信爸爸会冲着自己用力挥手，然后飞奔过来。似乎要证明她的想法没错一样，帆船的甲板上出现了几个人影，有人忙着调整桅杆，升起几面船帆并把船帆固定在横桁上以减慢船速……不过没有一个人把身子探出船舷，回应玛丽的希望。小姑娘张开嘴想叫爸爸，却没有叫出声来，她感到失望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她的沉默比大海还要令人觉得压抑。她听不到海浪的咆哮，海鸥也不再鸣叫，鸟儿在她眼中变成了灰色，一种冷漠的灰色，就像驶过的那艘战舰那么晦暗无光。

“他不在船上，”玛丽喘息着，咬牙切齿地冲着大海吼道，“你把爸爸弄哪儿去了？”

大海用一个嘶嘶作响的大浪回答她。海浪打湿了她的裙子，沙滩上留下的泡沫就像一张嘲笑她的脸。下一浪的力道更大，它打在玛丽身上，突然炸开，又猛地卷起，重重地击中她的胸膛。小姑娘摇晃了几下，却没有跌倒。

“你就像条恶狗一样乱叫，可我不怕你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你的。”

石头弄疼了她的手。玛丽奋力一甩，把石头扔进海里。

“接着！这是给你的！”

“这有屁用啊！”她的身后传来嘲笑声，“大海想干吗就干吗。我本森敢发誓，它会一口把你吃掉！”

玛丽转过头去。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站在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，一脸嘲讽的神情。

“我才不会让它吃掉呢！”她尖声说。

“随你怎么想！这是大海，不是小河沟！海底有妖怪，海上还

有海盗。鲨鱼的牙像刀那么长，鲸鱼的个头和帆船一样大，还有章鱼，爪子有蟒蛇那么长……”

玛丽想象不出这些怪物都是什么模样。然而这些字眼是那么神秘，本森的一席话足以让孩子的眼里流露出恐惧。

“至于海盗嘛，他们会攻击海上任何会动的东西，”男孩接着说，“他们会把船烧光，割下水手的鼻子和耳朵，然后扔进海里去喂鲨鱼。他们也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这样才少几个人分财宝。他们太可怕了，动不动就会上岸来，顺着海岸走一路抢一路。”

“大伙儿怎么不还手呢？要是我的话，我会把这些臭海盗的鼻子揍扁啰！”玛丽举起小拳头发誓说。

“没人打得过海盗。他们烧光一切东西，杀死所有人，什么也不留下。听说不管哪个女人，只要看海盗一眼，立马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“那这些海盗，他们没有老婆了？”

“当然没有啦！”本森回答。

“他们的小孩也没有妈妈吧？”

“你真是傻得可以！”

“那你说我爸爸见过海盗吗？”玛丽问。

男孩放声大笑起来。

“约翰·达文可能见过，你老爸嘛，肯定没有！”

小姑娘不明白。达文，妈妈和自己就姓达文啊。那爸爸自然也姓达文了！

“我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她说，语气斩钉截铁。

“约翰·达文不是你爸！”本森狠狠地打击玛丽，“他都走了八年了，那时候你妈才刚怀上威利。你今年六岁。算算看！”

玛丽把娃娃夹在臂弯里，张开小手……妈妈曾教过她掰着指数数，不过本森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要算什么？

“你才是傻瓜呢!”她又攥紧了拳头,仿佛那里面藏着个秘密,“妈妈对我说过……”

“她对你说的话自然是她想说的,她又不跟你一样大。以后你就明白啦。你爸呀,大概是个卖酒的,要不就是箍桶匠、鞋匠、卖画片儿的、放羊的,或者哪个挨家挨户卖东西的贩子。你去打听打听,你妈她就是条母狼^①!”

“喂!”小姑娘一听很不高兴,“我妈妈不是畜生!”

“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是母狼的闺女,以后嘛,也是条母狼!”本森振振有词。

“我妈不是畜生,我也不是!”玛丽气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,一个劲儿地喊。

“你的娃娃是谁给的呀?”男孩又问。

玛丽看看娃娃,撅了撅小嘴。这不是爸爸给的,肯定不是。是那个戴着黑色三角帽的男人给的。她努力想回忆那个男人的脸长什么模样,然而他的面容却和其他人的脸,她在家里见过的那么多别的男人的脸,混在一块儿了。她只记得他的帽子。甚至连他叫什么也想不起来。玛丽垂下头,一脸不服气。

“关你什么事?”她嘟囔了一句。

“我敢肯定,那个家伙才是你的亲爹哪,”本森理所当然地说,“还有,别再说约翰·达文要回来了,吵得我们耳朵都要聋啦!他坐的那只船在海上消失了,永远也回不来啦。永远!”

玛丽咬紧了牙关。她真是恨死本森了,他竟然说这种话!爸爸会回来的,她对此深信不疑,才不会相信这个坏蛋的胡言乱语呢。她不乐意再听本森说下流话,那些脏字让人难受。

^① 原文为 louve。在法语里,该词原意指母狼,隐喻淫荡的女人。玛丽因为年纪小,没有听懂本森说的是双关语。——译者注

本森以为小姑娘被自己窘住了,就洋洋得意地哼起歌来:

婊子养的丫头,
没衣服穿的母马,
下流的荡妇,
娼妓家的姑娘……

他没能唱完。玛丽猛地一头撞在男孩的肚子上,歌声戛然而止。本森弯下腰,痛得上气不接下气,他没唱完的歌也都生生被咽了回去。

“你再撞一下……撞啊……小狼崽子,”他哼哼唧唧地说,“我会……把你烧死……在你的狼窝里的!”

小姑娘没有听见这番话。她一手甩着布娃娃,一边蹦蹦跳跳地回到她的小屋。那是一栋牧羊人住的小破房子。小屋里,她母亲的梦想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。

第 2 章

威 利

一个耳光打断了玛丽的喋喋不休。

“够了，”艾玛咆哮道，“如果你相信那些蠢货说的话！……”

“那么，爸爸真的是我的爸爸吗？”玛丽问，她觉得好幸福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“当然啦！”

“不是那位戴着黑帽子的先生？”

“呃……不是。”

一个罪恶的“不是”，一个不诚实的“不是”，一个拉长声音，有些发颤的“不是”，然而，也是一个令玛丽的小嘴和双眸重新闪闪发光的“不是”。

“我看见海上有只大船，”她向母亲汇报，“但是它没把爸爸带回来。”

“啊，”做母亲的回答，“别太在意。”

“威利会难过的。”玛丽有些懊恼。

威利是玛丽生病的哥哥。这个孩子从小体质就差，身高还不

及妹妹,最近几个礼拜他一直卧床不起。因为身体虚弱,他短暂生命的一半时间都花在了咳嗽和转动眼珠上,很少有机会看见他在海滩上蹦蹦跳跳。下过第一场雨后,他就像根麦穗似的倒下了。从此以后,他只听见过雨水打在屋顶上的滴答声。他与母亲和玛丽合住一间房。因为成天只能待在房里,威利似乎只对父亲有没有回来这件事感兴趣。一个在他的梦中出现,并且被大海的传说美化了的父亲;一个在长年累月的高烧和孤独中想象出来的英雄父亲;一个可以填满没有游戏的空白岁月的父亲。

“威利的情况很不好,”母亲叹了口气,“应该到伦敦去请个大夫来看看的,可实在是请不起啊。我们没钱了,达文奶奶每个月寄来的半个克朗^①只够我们吃饭,做针线活几乎赚不了几个钱。”

玛丽出神地看着正忙着织补一顶女式软帽的母亲的手。母亲飞针走线,多么灵巧啊!只见她飞快地把针头扎进布里,从布下面把针拉出来,拽拽线头,又把针扎进布里。玛丽不禁暗想,妈妈怎么就不会把自己的手缝到帽子上去呢。

“我补的是别人的东西,”艾玛注意到女儿的目光,“要是有时间的话,我想把咱们自己的衣服也补一补。不过天已经黑了。蜡烛的光线实在太暗了。我希望能给你买条新裙子,玛丽,我可不想总改我的旧衣裳给你穿。”

玛丽没吭声。她才不在乎穿什么样的裙子呢。当她把裙子弄脏或者撕破时,裙子越旧,才越不容易被母亲责骂。她很清楚这一点。她还知道,如果穿得漂漂亮亮,他们兄妹就不能开心地在沼泽地里追赶鸭子。更糟的是,他们甚至连坐在地上的权利都没有了。

“那些来取帽子的先生会给你一个银币的。”她说。

母亲没搭腔。他们给的那点儿钱几乎连付房租都不够。她突

^① 英国银币名,合旧币二先令六便士。——译者注

然想起了达文老太太，她是约翰的母亲，威利的祖母。这位住在伦敦的自命不凡的老女人钱多得发霉，每个月她都会松松手指尖，扔下半克朗，给父亲不在身边的威利当生活费。可她连威利的面都没见过！“要是朝一日她知道有玛丽这个孩子，知道我是怎么过日子的，她肯定会怀疑威利不是她儿子的骨肉，到时候我就得跟她赏给我的那些钱说再见了。”艾玛怔怔地想。

“妈妈！”玛丽叫了一声陷入沉思的母亲。

她凑到母亲身边，抬眼望着母亲。

“嗯！”艾玛回过神来，把帽子凑到嘴边，咬断了线头。

她站起身，把刚才补好的帽子和衣服收起来，胡乱塞进篮子，然后提着篮子走到门口。

“你陪着哥哥，”她叮嘱玛丽，“我把活计送去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门又关上了。玛丽孤零零地和桌子、木箱，还有一个简陋的充满煤烟味的壁炉待在一起。从卧室传来一丝微弱的叫喊，透过嘶哑的喘息声，她猜出那是在叫她的名字。她掀起隔在两个房间之间的厚重门帘，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，不敢走进奄奄一息的哥哥住的黑屋子里。这间屋子散发出疾病的味道。每天晚上，小姑娘都不得不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呼吸着母亲的气息，才能入睡。如果在这里，单独和可怜的威利待在一起，她有点不自在，还有一点恐惧。疾病与阳光和海边的空气是多么不同啊！

“妈妈马上就回来了。”她大声回答，想给自己壮胆。

不过，她还是走到床边。威利躺在床上，眼圈发黑，苍白得像个透明人。他的衬衣上沾着几滴血渍。玛丽不喜欢血。血会弄脏衣服，会染成黑色，乌鸦似的黑色。小姑娘讨厌乌鸦，它们嘶哑刺耳的叫声令她发抖。每当几百只乌鸦一起扑向田野，地上就像蒙上了一块棺材布。

“威利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爸爸没有回来。”

男孩重重地吐出一口气,几乎用尽了全部力量。他的嘴唇喘动着。

“我也想坐船离开这儿,”他说,“我想听爸爸讲讲海上的事。我想……”

他筋疲力尽,没再说下去。玛丽站在他身边,把手搁在他的小腹上。

“妈妈从来就不愿意跟我提起大海。”威利接着说,声音有气无力。

“这很正常啊,”他的妹妹回答,“因为大海把爸爸留下了。”

“那你跟我讲讲大海吧。”

“我?”小姑娘嗫嚅着,“可是,我不知道啊。”

“你身上有海带的味儿,你肯定刚从海边回来。”

威利突然开始咳嗽,上气不接下气。他从床上坐起来,鼓着眼珠,张大嘴喘气,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。突然,他又倒了下去,满头大汗,胸部不断起伏。再后来,他连气都喘不上来,干裂的双唇也张不开了。

玛丽想走开,回到弥漫着难闻的油烟味,但有灯光的厨房里去,因为那里还有活气,但哥哥又在叫她了。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他朝妹妹伸出一只手。小姑娘看着他,有些迟疑,不想握住这个软绵绵的东西。不过,她还是这样做了,但不想坐到床边去。她抓住他的手,动作生硬得好像是在向他行礼。

“妈妈就要回来了。”她又重复了一遍。

玛丽不知道还能说点儿别的什么安慰威利,好让他耐心些,同时她也希望威利能松开自己的手。然而,他紧紧地抓住身边唯一的这个人,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此时此刻,他的脑海里只浮现出一个画面,那是一个八岁小男孩的身影:他在海滩上奔跑,使劲跺着脚踩水。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妹妹。他的眼睛注视着海平